

我的故乡，在山的那一边。

Side
of
the Mountain

山的 那一边

北雁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Side
of
the Mountain

山的 那一边

北雁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的那一边 / 北雁著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668-0216-3

I. ①山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3599 号

.....

山的那一边

著 者: 北 雁

策 划 人: 洪小利 杜小陆

责任编辑: 杜小陆 杜晓杰

责任校对: 林芳芳

地 址: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邮 编: 510630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 广州市广海照排设计中心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6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6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自序

故乡，是一种记忆，是一种思念，是一种萦绕在心头若隐若现的情感。这些年流浪在他乡，在某一个特殊时日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记忆的闸门，重温那一份让人眷恋的温暖。故乡，总让人千般挂念、万般惆怅。

故乡在我的记忆中，不过是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河流，一座座又矮又低的瓦房，一个个面容憔悴、熟悉又陌生的笑脸，以及隐逸在大山深处的村舍茅屋里升起的袅袅炊烟。真正让我魂牵梦萦的故乡，或许早已渐渐消失，或许早已千疮百孔，或许一直沉睡在我的梦里，像村头的那块大石头一样静默……我一直在怀念，但内心的凝重和忧郁，却总让我无法迈出回家的脚步。

我的故乡，在山的那一边。我的童年，在山那一边的故乡。

每次提起故乡，我都忍不住地想起我的童年。忆儿时的稚嫩、童趣，快乐中有忧伤，忧伤中有欢愉，常让我彻夜难眠。可能是因为一种行文习惯，这样的回忆录，也只有面对青灯黄卷的困苦生活，在油灯孤影之下，才可以写得那般深刻、通畅，直透心扉。要是在某一个喧闹快活的深夜，恐怕是写不出书中那样深邃的文字的，甚至懒得去回忆，更不要说动脑又动笔地去记录了。

写此书，是在2008年，时值三伏夏日。当时，我游荡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过着懒散自由、无拘无束的浪子生活。记得那一天是高温天气，在那座充满欲望的都市里，大街上人并不多，偶尔几个人路过，像刚从桑拿室走出来一样，浑身上下湿淋淋的。我躲在一个报刊亭旁乘凉，顺手捡起角落里的一张废纸，上面写道：“我的童年，用伤痛来填补寂寞。”正是这一句

话，瞬间击中了我的心，那些童年尘封的记忆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扑来，甚至让我不得不拿起笔去回忆，哪怕是伤痛，哪怕是寂寞。明知笔力之拙，可我还是挣扎着完成了书稿的写作，毕竟有那么多或有趣、或灰色的故事，让我无法停下笔去思考。我甚至天真地以为，故事的真实，或许还可以或多或少地掩盖文笔稚嫩的缺陷。于是，我只有埋头去写作，管他天塌地陷，管他海枯石烂，管他春夏秋冬，我只需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伏案疾书忆童趣。因为，那斑驳的童年，除了回忆和记录，我似乎别无选择。也好，没有选择往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姑且就这样回忆，一字一句地去认真记录。

还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“拒绝”回忆，生怕有人提起那些过去年岁中的灿烂岁月、童真童趣。因为，回忆就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“真实”。我曾一度活在虚妄的梦里，怕梦醒了，将不得不去面对残酷的现实。真实，有时就是一种伤害。真实地去记录，把一个个尘封的伤疤又一次揭开，让心灵接受旧事残余伤痛的折磨，这是一种残忍，亦是一种自残。可不去记录，我又怕健忘，怕有一天会彻彻底底地忘记我的童年。

这本书是我的青春回忆录，是我成长的故乡诗意年代的见证。我的童年没有关于诗歌的记忆，所以我选择在回忆时，尽可能地让我的童年充满诗意。在回忆和记录一个又一个恶搞的故事中，让悲伤淡一点，让欢快多一些。书中的文字，记录着黄土地山旮旯里的那个小山村——侯山的风土人情、地域特色和奇闻怪事。可以这么说，书中的那些故事是真的，是我这个“过来人”童年时代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和描述。但是，书中的人物，我在写作时无法做到真实。因为，我的初衷是写一部长篇小说，可直至落笔后，重读时才发觉它更像一篇篇散文。把小说写成了散文，这是不是有些太荒唐了？也许，这是我多年残存的一个不良写作习惯，不太认真考究文体，下笔时信马由缰，无拘无束。有人告诉我，这样的笔触是写作之“大忌”，可我就这半瓶水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要“咣当”一下。在故乡，有这样一句俗语：一瓶水不响，半瓶水咣当。我这一“咣当”起来，就常常东拉西扯，难以控制激动

的心情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当我发现有人把新闻、评论写得像散文、诗歌甚至情书一样“生动有趣”时，我就更加控制不住发自心灵深处的冲动，动辄提笔疾书，以表敬慕之情。所以，这本长达十多万字的书稿，可以说是一本“像散文一样的小说”，或者说“像小说一样的散文”。如果曾有人这样写作，那我也算步人后尘，心里也踏实点；如果没有人这样“恶搞”，那就算一次小小的尝试吧。恕我学识浅薄，所知甚少，若破坏文学写作之“规”，诚非本意。本书成稿已四年有余，一直藏在我的“抽屉”里，今特此整编成册付梓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最后，谨把此书献给黄土地上我的故乡——静宁侯山，献给那些和我一起成长的童年伙伴们，他们的朴实、善良、勤奋、勇敢和自强，时时刻刻激励着我在困苦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，并一直影响着 my 人生。在此真诚地问候一句：这些年，你们都好吗？

北雁

2012 年 5 月

目 录

自 序 / 001

引子·消失的童年 / 001

1. 三棵柳树 / 006

2. 苜蓿花开 / 009

3. 樱桃艳艳 / 011

4. 泉水叮咚 / 014

5. 哑巴疯吼 / 018

6. 打麦场上 / 020

7. 外婆的爱 / 023

8. 生死誓言 / 026

9. 苹果之乡 / 029

10. 桃花情结 / 032

11. 上学路上 / 035

12. 童年之歌 / 038

13. 小学时代 / 041

14. 莫大冤枉 / 044

15. 五月初五 / 047

16. 春节过年 / 050

17. 年幼尚武 / 054

18. 天火焚烧 / 057

19. 狗粪大哥 / 060
20. 麦客传闻 / 063
21. 饥荒年代 / 066
22. 一分硬币 / 069
23. 朦胧爱恋 / 072
24. 清明时节 / 076
25. 村戏始末 / 079
26. 夜戏趣闻 / 083
27. 麻子何物 / 086
28. 麻雀杀手 / 089
29. 迷信治病 / 092
30. 乡下赶集 / 095
31. 小人书事 / 098
32. 电影往事 / 101
33. 死亡线上 / 104
34. 婚娶出嫁 / 107
35. 傻根村长 / 111
36. 放驴童年 / 114
37. 狼的传说 / 118
38. 花棍队长 / 122
39. 养蜂人家 / 125
40. 酸刺林记 / 129
41. 糖纸烟盒 / 132
42. 一把木剑 / 135
43. 猴山洋芋 / 138
44. 夜半闹鬼 / 141
45. 古墓情事 / 144

46. 攻城游戏 / 147

47. 剪报小记 / 151

48. 浆水面记 / 154

49. 故乡的山 / 157

50. 记忆之痛 / 160

尾声：给故乡的信 / 163

引子·消失的童年

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，20 年从未走出大山一步。生在猴山，睡在猴山，吃在猴山，从小就过着“靠山吃山”的生活。当然，童年的记忆也在猴山。

猴山，是我的故乡。说是“猴山”，可遗憾的是连一只猴子都没有。对于从小因调皮捣蛋而臭名远扬的我，人们常常张嘴就叫“猴子”——一个我曾讨厌但后来有些喜欢的名字。

孙悟空不也是一只猴子吗？不是依旧有那么多人喜欢、追捧甚至崇拜吗？我想，在中国，孙悟空的“粉丝”数绝对第一。可惜，他是一只任何人都看不见的猴子，据说在天上，但我一直保持怀疑。不过，他活在“粉丝”的心中，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。相比孙悟空，我这个猴子就逊色多了，竟然连一个“粉丝”都没有。

说起我的童年，就像暴风雨来袭时天空的颜色，灰暗一片。我不知道童年是从何时开始的，只记得每天除了吃、穿、睡，也就是那些破事儿。头顶上是蓝蓝的天空，脚底下是黄黄的土地，出门不是爬山就是过沟，干活不是上树就是下田，玩来玩去也就是捉虫打鸟，想来忒没意思。

我在童年时代始终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看看山的那一边是啥样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竟然夜以继日地奋斗了 20 年。所以，我的童年比别人的都要漫长，至于什么时候结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可以这么说，未离开猴山的每一天，都可以算作是我的童年。18 岁时的梦和 8 岁时的一样，做的事也相差无几，转来转去还是围着猴山乱逛，所以我是一个拥有最长童年时光的山里娃，

这曾是我的不幸，而现在似乎是我的骄傲。

但说起我的故乡——猴山，我常常充满自信和自豪。虽说比不上孙悟空生活过的水帘洞——主要是猴山没有水，所以就压根儿没法比，但它的美，是我挖空心思也无法描绘的。我曾翻遍了我读过的所有书，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赞美词。后来，我突来灵感，便想到若用一个成长的少女之美来形容猴山的美，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猴山地处黄土高原的一个山旮旯里，四季分明，景色宜人。

有人一听是山旮旯，就开始怀疑了。一个山旮旯，还能美过富士山，还能比过九寨沟吗？但我要说，美和美是不一样的，山旮旯和山旮旯更是不一样的。不是有句话说“山旮旯里也会飞出金凤凰”吗？所以，一点也不能小看山旮旯。

猴山之美，最美在四季。春夏秋冬，各有千秋。春天艳丽，夏天妩媚，秋天丰满，冬天静雅。猴山的四季之美，就如一个成长的少女之美。春有桃花遍山，夏有柳絮飘满天，秋有野果压枝头，冬有冰雪盖山楼。生活在猴山，你会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和时岁的更替，这是在很多所谓的名山大川很难感受到的。

关于我这个猴子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一个山里娃，城里人轻蔑地叫“乡巴佬”，其中不乏歧视的意味，但我也懒得去理睬。别人的歧视是其次，只要自己把自己当人，每天按一个人的标准去生活，拥有梦想，为理想奋斗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因为走在大街上，我看到无数的流浪狗，它们比我活得更窝囊、凄惨。还有一些耐不住寂寞的“野狗”，动不动就咬人，非搞得人鸡犬不宁不可，似乎那样才能体现一个“狗人”的价值。山里娃地道，乡巴佬朴实，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于是乎，我的内心常常为此称呼而感到一种平静。但关于我的真名，我还是想说两句，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好听又文雅的名字，可是凡是认识我的人都很少称呼，反倒是不俗不雅的“猴子”，天天被人挂在嘴边。天长日久，那个真名也就渐渐被淡忘了，以至后来有人问我真名，我都忘了。对了，我的名字就叫猴子。

猴子素来以聪明伶俐而在动物界闻名。在动物世界中，猴子也算是赫赫有名，不是有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”之说吗？可见猴子在所有的动物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。

从小，我就被赋予了猴子的这一突出特点。在猴山，我也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小顽童。不是因为我有霸气，也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我的“铁齿铜牙”。在和恶人的吵嘴中，我很少输，就是因为我有三寸不烂之舌。在童年的生活中，我吃过苦、受过累，甚至挨过打，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战胜我的一张破嘴。骂人，我算是一流的；损人，更是不在话下。正因如此，左邻右舍、三村四院，大都熟知我，有意无意地孤立我。

记得有一次，大概是在8岁的时候，村里有两个被称为“泼妇”的女人在大吵大闹，像是唱秦腔，我们当时叫骂仗。那天，我和一群小伙伴正好路过，闲着无事便坐下来看热闹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开始乱骂了起来。当时，我也不记得到底骂了什么，只记得最后那两个泼妇停止了骂仗，却反过来和我开骂。我一看势头不对，本来是她们骂仗我站一旁看热闹，怎么变成了她们和我骂仗，一群小王八蛋看我们的热闹呢？我感觉有些倒霉，当然这也是自找的。

在一群小王八蛋的怂恿下，我开始了第一次和女人酣畅淋漓的骂仗。毕竟，泼妇骂人至多也就是那么几句废话，除了问候别人的娘老子，也骂不出什么水准来。这个骂人啊，有水平的人骂人不带一个脏字，依然叫别人无言以对。不过，那时候的我，还是个半吊子，也就偷学了那么几句，所以难免会夹杂几句脏话。但是，我还是尽量避免低俗地去骂人。我骂人一般都不是直来直去地骂，而是用一些形象的东西来比较，且都是一些土话，骂起来特过瘾，如“你脖子上挂镰刀，耍得要命的牌子”，“拉得狗娃上坟，你是羞先还是祭祖”，“你的脸像西山的旂兒，土里土气的，牛啥”，等等。要是用后来学的普通话翻译过来，就完全变了样。所以自从说普通话之后，我就是一个哑巴，连骂人这个“特长”都不会了。

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那是我童年时最为精彩也最为壮观的一次骂仗。

我们大约骂了足足有两天的时间。晚上别人都睡了，我们也就不约而同地休战了，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继续开骂。对我来说，骂人是一件愉快的事，我可以手舞足蹈，也可以又歌又说，但那两个泼妇口吐唾沫，一句又一句脏话，我的八辈儿祖宗都被她们招呼到了。可我并没有在意，她们因此更来气。当时觉得，人死了，活人干吗管那么多？尽管骂就好了，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何况，姥姥常说一句话，“骂下的风吹了，打下的疼死了”，意思是你无论怎么骂，就像一阵风吹过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但要是被人痛打一顿，就会留下伤疤，不疼也难。

开骂一天，在第二天的下午，她们的声音嘶哑了，骂劲儿也没有那么高了。我趁热打铁，加上那些看热闹的小王八蛋的欢呼嘲笑，明显占了优势。最后，两个泼妇终于被我制服了，躲在她们的屋子里不出声了。我又多骂了几句，看没有什么反应，就欢呼着离开了。

因为那次骂仗，我一下子声名鹊起，震惊四邻。方圆数百里，人人都知道猴山有个小猴子，骂人是第一。我的童年，大概就是在这种臭名中度过的，以至后来长大了，还会有老人提起那次壮举。当然，他们大概还有另一种意思，说现在的我变了，至少没有童年时那么调皮或令人讨厌了。

在我的童年，其实骂仗不算什么，比骂仗更有趣的事太多了，比如捉蝈蝈，比如采山花，比如摘山桃，比如滚铁环，比如弹弓打鸟，比如上树捉秋蝉，比如冬天用竹筛罩麻雀……美好的事往往就是那么短暂，等有一天发现不会存在了，才突然醒了过来。可是，可是，一切都太迟了！

在童年，飞到山的那一边就是我最初的梦想。

在童年，“猴子”就是我的雅号，猴山就是我的家园。

在童年，我的世界里一片灰暗，但也有朝霞，也有彩虹……

这不是回忆，这只是诉说。回忆往往让人疼痛，而诉说或许只是一种本能。

对有的人来说，童年不是用来回忆的，而是流着泪去告别的。童年的美好，往往是和那些难以抹去的伤痛捆绑在一起的。于有的人而言，成长本来

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与命运抗争。即便这样，有些人还是早早地被死神夺走了生命。活下来的人是幸福的，所有的不幸都被死神带走了。每个人都有童年，但童年并不一定都属于每个人。有些人的童年，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，如彗星划过天际一样，瞬间即逝。

在记忆深处，一个常追着我疯跑的哑巴，一个偷偷给我糖果的邻居大奶，一个见面就吓唬我的跛子大爷，一个给我讲了许多有趣故事的老人，一个见了我就微笑的寡妇大婶，一个和我捉蛐蛐的伙伴，还有那些骂过我、恨过我、爱过我却早早离开人世的人们，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：你们在天堂，还好吗？

在我的童年中，那些陪伴我成长的人，我永生难忘。

童年在告别。

在告别中，生命迈向了另一种精彩。

童年，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珍藏。

1. 三棵柳树

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朦朦胧胧，充满神秘感。

于我而言，关于记忆，更多的是遗忘。至今，我都很难说清最初的记忆是什么，脑海中时而浮现出的那朦朦胧胧的一幕，大概就是我最初的记忆。

公元前，古希腊人帕蒙尼德认为，人的记忆是由明暗两种物质构成的混合体，只要混合体没有受到干扰，记忆就是完整的；一旦混合体发生变化，就会出现遗忘现象。所以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混合体的干扰多于平静，所以我也忘得快，很多原本美好的故事早就忘了。

我认为，人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自我，就是因为拥有记忆。人的出生是生命的开始，但拥有了记忆的生命，才可算是人生的开始。我真正的人生，就是从那最初的记忆开始的。

我最初的记忆和三棵柳树相关，那时我也说不清自己多大，大概就是一岁多吧。

说起猴山的三棵柳树，那可算是猴山的地标风景。猴山，又叫柳树村，就是因为那三棵柳树。它们长在村旁最高的山上，即便千里之外，也能望得见。小时候迷路了，姥姥就告诉我，找不到路的时候就朝着那三棵柳树走，一定能走到家。所以，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回家的路，也是因为那三棵柳树，它们至今仍长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那似乎是一个黄昏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斜射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干什么，我的身边有什么人，只隐隐约约地记得，抬头的那一瞬间，眼前是那三棵柳树。穿过树枝的缝隙，我还看到了夕阳斜射过来的光线。那个情景在我

的梦里无数次出现，但每次都一样的。三棵柳树伴随着我的童年，成为我成长中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我的童年，很多时候是在守望的孤寂中度过的。从小，我就是个忧郁、性格孤僻和天生叛逆的孩子。同龄的孩子都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的时候，我早已开始“大闹天宫”了。我不是猴子吗？当然也要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来。于是一骂成名，成了猴山无人不晓的小顽童，甚至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。叛逆是我的天性，越是觉得孤独，我就越叛逆；越是有人想孤立我，我就越是反抗。我是一个不服输的顽童，宁可叫别人在我脸上狠狠地抽几巴掌，也绝不会认输。与众为“敌”，是我童年时的一大癖好。当然，在此种情况下，孤独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常常来到三棵柳树下嬉戏玩耍，或爬到柳树上乱喊乱叫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柳树的树杈间睡觉，睡得太踏实了，醒来的时候脑袋像是掉进了万丈深渊，突然重重地落在硬地上，疼痛难忍。幸好不是很高，摔下来也就是头上多了个疙瘩，摸一摸就过去了。“不流泪的孩子最勇敢”，这是我童年的座右铭。

在三棵柳树下，藏着我童年最为快活的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春天，我和邻居伙伴折一树枝，用小刀截断，抽掉里面的树干，就剩下一个树皮筒，然后上面钻几个小孔，就做成了一个小柳笛。我们吹着小柳笛满村子跑，无限的欢乐写在童年的日记本上。柳树叶也可以吹出很动听的声音，只需要把树叶折起来，放在嘴里轻轻地吹，就会发出优美的声音。有的人甚至能够吹出歌曲来，可我当初怎么也吹不响，后来练习多了，也能吹出许多种声音，这甚至成为我童年向同伴炫耀的一大资本。

历尽风霜雨雪的侵袭，三棵柳树至今依旧枝繁叶茂，是故乡一道奇特的风景。我相信，那三棵柳树，不仅长在我的心头，也长在故乡所有人的心头，是故乡最靓丽的风景。人会变老，树也会变老，甚至早早被人砍掉，但记忆永不会变老，只会加深，会在一个人心中珍藏一辈子。

《诗经·采薇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每当看到这句话，我就想起故乡那三棵柳树。第一次离开故乡时

是夏天，三棵柳树正是枝繁叶茂的时候。可后来每次回到故乡，都是逢年过节之时，黄土高原的山旮旯里，看到的不是满山枯树杂草的荒芜，就是冰雪覆盖原野的凄凉，这样的情景最能让我感受到诗句中所描述的情景和传达的哀思。

三棵柳树一直成长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它是一道风景，也是一个童话，更是一种象征。